

第六回 伴花樓一時癡笑耍

世事紛更亂若麻，人生休走路頭差。

樽前有酒休辭醉，心上無憂慢賞花。

為何道：慢賞花三個字，祇因前一回，因賞花惹起天樣大的愁煩來。這一回也有些不妙，故此說此三個字。

且說來時臨安一個進士，姓王名羽，官至副使。為官斷事分明，不肯擅入人罪，受人私意。可惜這般好官，不曾修得些壽，早早死了。丟了萬貫家私，付與孩兒王卞。這王卞長成二十歲，因方纔滿得父喪，老夫人和氏正要與孩兒議一頭妻室，不能就緒。王卞與一窗友柏青，在家中伴讀。二人情同道合，契若金蘭，終日不離左右。

一日，正值隆冬天氣，後園梅花正發，香氣襲人。公子聞之，喜不自勝。便道：「柏兄，梅花香秀，香氣愛人。急宜賞玩，不可錯了花期。」吩咐王化傳上夫人，治辦酒餚於梅花樓上，與柏相公賞梅。柏青道：「等得酒來，還有許久，和你先詠一首如何？」二人隨步走入花園，見紅白相間，清香撲鼻。柏青道：「對此名花，豈無留贈，不免作詞數句，以助奇香。」王卞取了紙筆寫道：

佳卉放春，早花破凍。疑綿不暖，似玉而寒。瘦影樓窗，誰奇一枝綠萼；繁榮滿樹，忽看萬里白雲。昏來月解寫真，曉起香為薰魄。燈憐韻勝，雪其神孤。皎潔鉛華，不向陽春斗美；淒涼心事，縱教結子猶酸。真如淡服靚妝，奚減傾城嬌笑。爾乃天氣薄陰，寒風不勁，東郊北郭，靡不看來。古驛頽垣，皆經詠遍。更闌人散，香魂與鶴相關；朝出暮歸，幽事為花不徹。帳助高人之夢，額成公主之桃。枕上春懷，琴邊詩典。仙去尚合，暗惜折來，何以為情？是用銀車玉桂，都尋歌舞名園。歲暮天涯，總立鄉園公案。忍教笛怨，更訴東風。賴是酒醒，能消落月。安得並刀三尺，割去羅浮半邊。季冬望日，王卞戲書。

柏青接過手來看，稱贊不已。須臾列下酒餚，四面開窗，清芬滿座。二人正方坐下，王化報道：「蘇李二相公來拜。」王卞道：「可請來同坐。」柏青將梅花詞籠入袖中。四人相見，四下坐開面飲，吃至半酣，蘇友道：「自古說道：遇飲酒時須飲酒，得高歌處且高歌。今日對此名花，豈堪默飲？久聞柏兄絲竹高於千古，若操琴恐手冷。求弄笛一番，不致梅花冷落。」柏青道：「取笛來。」須臾笛到。拿在手中，調得純熟，吹將起來。清新可愛，真個玉笛一聲，柔腸三斷。

正吹得清亮，祇得聽呀的一聲響，各人一看，恰是牆邊伴花樓上，開了兩扇窗榻。祇見兩個美人，欲笑含羞，側耳指說，掩掩遮遮，動人情興。那柏青放下笛，立起身來對看。王卞急止曰：「不可，此乃白年伯之女。你今輕薄他，老伯聞知，成何體面！」蘇友道：「我聞白先生祇有一位令愛，緣何有二位？」李友笑曰：「他也道我聞王公子止有一人，緣何倒有四人！」各人大笑起來。柏青道：「他女人家偷我梅香。」蘇友曰：「還是你吹蕭引鳳。」大家又笑。王卞道：「他特來聽你妙音。反不湊巧，快坐了，吹與他聽。莫教他掃興而返。」柏青又吹起來。二女人聽了，歡喜自如。原來白小姐聽見吹蕭，侍女花仙，再三要小姐同來，故此開窗而聽。小姐道：「吹蕭的是何人？」花仙錯認道：「正是王公子了。」小姐道：「進去罷。」花仙道：「說了王公子，便要回去。」小姐道：「休胡說。」竟自去了。花仙獨自又看一回，竟不關窗，也自進去了。

天已將晚，各人痛飲一回，俱各醉了一齊下樓，各人散別。柏青回房欲睡，又記著白家窗子未關，放心不下，拿了笛與王化道：「我因睡不著，再去看看梅花來睡。」王化道：「外邊風冷。」柏青道：「不妨。」他竟至牆邊一望，樓窗還是開的。他便坐在牆邊假山石上，取笛又吹將起來。花仙正走上樓，打點伏侍小姐去睡，聽得笛響，想道：「王公子渾了，我趁小姐未曾上來，待我妝做小姐，喚他一喚，弄這書呆，看他怎樣瘋顛，待我笑笑兒著。」便靠在窗檻上，輕輕咳嗽了一聲。柏青見了，喜出望外，他朝著窗一個大肥喏。花仙笑道：「待我哄這書呆。」偶然袖中帶得黃柑一枚，擲到柏青身邊。連忙拾起一看，好不歡喜，急向袖中去摸，恰有青果數枚，待要丟上去，恐輕小打不到。道有了，摸著梅花賦，將幾個青果包做一包，丟入樓窗。恰也有些湊巧，竟投在樓板上，響了一聲。花仙撿了，正要打開來看，祇聽得叫喚，花仙應了一聲，關了窗竟去了。柏青見閉了窗，如失了珍寶一般。正在癡迷之間，祇見王化走來，叫道：「相公，夜深風冷，且去睡罷。」柏青把樓上望了一望，竟進書房。又把那黃柑在燈下看了又看，竟自著迷一般。正是：

祇因世上美人面，壞卻人間君子心。坐至三更，方自上床睡，兀自夢中幾番驚叫。

且說花仙睡到次早起來，到密處打開包兒，看見幾枚青果，取來袖了。打開字兒，從頭一看，是一篇梅花賦。想到小姐倒喜詞賦看，祇說風吹到樓窗口拾來的，與他看看也好。將來籠了，自己去梳洗，伏侍小姐。一應完了，小姐道：「今日繡花手冷，做甚麼消遣方好？」花仙往袖中取出花箋，放在桌上道：「看看如何？」小姐從頭看遍，見王卞戲書，問花仙何以到此。花仙道：「旋風剛剛吹送到樓窗檻上，我見了取來的。」小姐道：「王公子倒也是個清品，不枉了縉紳家子弟。」花仙道：「小姐，昨晚笛聲哀怨，也不減鶴喚猿啼，何不也做一詞消遣，有何不可？」小姐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即濃磨香墨，展過花箋寫道：

梅花吐秀，羌笛傳香。此時倦客登樓，何處鄰人邀笛。悲從氣出，寧知矢志之流，巧作龍鳴，縱是從羌而起。蕭條楊柳，早已驚秋。歷亂梅花，非同寄遠。而寂寥清商之節，纖妙綠水之音。河內故人，賦成懷遠。平陽逆旅，奏是思歸。猿臂引而猿吟，鶴脰次而鶴唳。岳陽樓上，春心飛滿洞庭；揚子津頭，別淚多如江水。沉玉釵敲斷，鐵馬嘶殘。思婦瑣窗，恨計程之未到；征人沙磧，願托夢以相求。便是一聲，已堪腸斷。那禁三弄，更入花來。故雖郭氏長生，魂隨東女。石家宋偉，怨切趙王。為寂寂之歌，作嗚嗚之調。城精猶能有意，山鬼詎獨無情。豈若名利不關，麥隴騎歸日暮。歲時作樂，杏花叫做天明；信口無腔，未涉採菱延露。橫吹相和，不離野曲林歌。非驚多愁少睡之人，何有感慨悲歌之淚！

寫罷看了一回。花仙拿了一杯茶來，送與小姐。折了梅花賦，遞與花仙：「不可與宜春這丫頭看見。」花仙接了，道：「曉得。」

且說柏青，到次日天未明，就假做看梅花，就去看樓窗子。一日走上幾十次。到晚又同了王卞，將晚酒擺在花樓上吃，將笛又吹上幾回。這晚，花仙伏侍小姐在下邊吃晚飯，故不曾開窗嗅他。柏青吹了一個黃昏，不見動靜，進房睡了。次日又去，不住的走。

其日王老夫人著孩兒往娘舅家探望，王卞到書房，別了柏青道：「小弟探親，恐今日不回，有失奉陪。」柏青道：「請便。」王卞去了，柏青倒快活起來。未到晚，老夫人打點晚飯出來，王化接了擺下。柏青道：「可擺在梅花樓上，待我對花而飲。」

興。」王化祇得掇了桌兒，擺在樹下。他便自飲自篩，自吹自樂。天色晚了，花仙又上樓伏侍。聽見笛響，他走到後邊，把窗開了一看，祇見柏青一人坐著吹簫。花仙道：「聞這王公子，年過二十，尚無妻室。想因孤枕難熬，前晚嗅壞了他。故夜夜在此著魔，待我再咳嗽一聲，看他怎麼。」便嗽了一聲。柏青抬頭看見小姐，在窗前嗽響，大了膽，朝著作一個深揖。花仙故意將手招他。柏青看著這樣高樓，如何可上？心上急了，連忙去把花樓梯子，重重的拿了，靠著牆竟走上來。花仙見了笑道：「明日罷。」忙把樓窗關了。柏青聽見說明日罷，走了下來道：「好了！今日進去，一定是明日了。」他把梯子竟不掇開，自家歡天喜地的吃了幾杯酒，拿了簫到書房歇了。王化收拾殘餚剩酒，也不知樓梯一事，竟自睡了。

柏青一夜無眠，到次早，坐在書房細想道：「白小姐為何一見留情，十分有意？他多分疑我是王公子了。況有梅花賦上邊王卞名學，故此容易。倘若今晚僥倖，祇可將機就計方可。倘若說出本姓，變卦起來，倒不便了。」準備了一日，幾十次走到園中。王化見他不住走，且說他著了花魔，再不知花仙一段情由，勾引至此。

未晚之際，公子不回。夫人照每日規矩，次第將晚酒送出。王化也不問，竟依前排在梅花樹下。柏青拿了這管笛，又如昨夜吹將起來。這晚恰好宜春上伴花樓，耳內聽得園中吹響，他便開了樓窗一看，祇見一個戴飄巾絨服的後生，拿管笛兒吹著。宜春這丫頭，極口快的一個醜貨，便朝著柏青，不管一些好歹。亂叫道：「再吹個我聽。」柏青著魔的了，祇道叫他丟下了笛，竟上樓梯。宜春見了，動也不動，不住的看著。柏青竟至窗口，與宜春打個照面。宜春叫道：「王相公，上來何幹？」柏青見叫王相公，知是侍兒口角，便起疑心。在這晚是十八了，月色已上，仔細一看，十分醜惡。便朝著宜春面上道：「啐，真著鬼了。」便下梯走。宜春見他啐了一口，便惱將起來道：「我好意叫他，祇道他要這物件，問他為何啐我一口。」想道：「是了！大分是花仙在此，與他有了情。故有梯子靠牆，祇道我是花仙，上來勾當。見了我這般面貌，有些不如意，便奚落我了。不要慌，待我在老爺面前搬他一場是非，方知我的手段！」說罷竟進去了。

且說花仙上樓，見窗兒開了，心下想道何人開的窗。一望，祇見王公子在那裏坐著。仙想道：「這呆子祇管在此，恐後來被外人知道怎生是好。不免生一個計較，絕了他念頭方好。」正在那裏想計，不想柏青早已看見，正是小姐在窗口隱約，竟上梯來，不想下面叫響，花仙應一聲去了。柏青走到樓上，見是一個空樓，他悄悄又走到前邊一望，方見小姐臥房在前樓。他不敢放肆，道千辛萬苦上得樓來，難道又去了不成？」小姐雖然下去，免不得就來，不免在此榻上睡下等他便了。

且說王化見夜深了，不見柏青，叫了幾聲又不見應，想道大分進書房去了。收拾完備，竟往廚下料理。

這宜春見白公獨在前廳看月，他走到白爺前道：「老爺，宜春在小姐後樓，拾了兩張字兒，花花綠綠不認得，送老爺看看。」白公接下，倒外書房燈下一看，見《梅花詞》是王卞寫的。《笛賦》乃女兒筆跡，大怒，叫宜春，宜春恰好又往後樓去，看那窗子關也未曾，早在榻上看見王公子，吃了一驚。連忙又至白公書房，恰好叫著，道：「來了。」白公道：「你可知來甚麼？」宜春道：「老爺問，不得不說了。恐夫人小姐要見怪，故不敢說。」白公是個謹慎的人，道：「不妨，我不與小姐夫人知道便了。」宜春道：「老爺，這兩張紙是小姐與花仙藏好的。道不可與宜春知道。我聽見了故此偷來的。上邊想是寫我的，不必說了。方纔後園王衙笛響，我去開窗一聽，祇見王公子傍了牆走到窗前。見了我啐了一聲，又下去了。方纔去看樓窗，如今他倒高臥在伴花樓上，打酣著哩。」白公吃一驚道：「小姐在那裏？」宜春說：「小姐與夫人在房裏，宜春不曾上樓。」白公心下想道：「大分小妮子與王卞做下一手了，不必言矣。若一撩亂起來，非惟有玷家門，亦且官箴壞了。且住，我想王卞大膽，竟上樓來，也非一次了。律有明條，夜深無故入人家，非奸即盜，登時打死勿論。也罷，我有家人王七心粗膽大，以殺伐為兒戲，趁此機會，殺了他。把他屍首放在他自己園中。他家又不知是我家殺的，一來絕了後患，二來不露縉紳之醜，此為上計。」叫宜春：「快喚王七來講。」

去不移時，王七來見。白公道：「你可曾吃酒麼？」王七道：「十分醉了，正困哩。聞知老爺呼喚，祇得起來。」白公附耳低言道：「可至伴花樓上，如此如此，回來重重有賞。」王化道：「俱理會得。」白公付了一把寶劍，他竟自悄悄往後樓去了。白公叫宜春：「你不可在夫人小姐前露一些兒話。若知道了，非惟夫人打罵，我亦不悅，斷不饒你！今可去伴著夫人，且慢慢與小姐上樓去。」宜春應了一聲竟去了。祇見夫人小姐，正在窗下做些針線，全不知一點情由。

那王七去了半個時辰，領了這說話。稟道：「老爺，事皆停當了。把屍首放在梅花樓下，把梯子放好在梅樓。小人走上假山，扒在牆頭，閉上樓窗，把樓上血跡揩淨，一路並無一點血痕，做得實是乾淨。求老爺重賞。」把寶劍也還了。白公道：「明早賞你三兩銀子買酒吃，不可與外人知道。」王七道：「小人雖是粗魯，這犯法的事也曉得的，怎肯吐露。不須老爺吩咐得。」竟自出去了。花仙與小姐上得樓，已是四更時分，竟不往後樓看了。

且說柏青家下，他父親在日，是個鄉科出身，做到通判任的，也有幾千家事。止生下兩個兒子。大的納監尚未推選，回在家下，喚名柏翠；第二子便是柏青。他二人父母雙亡過了。因是日家下有人與柏青議親，特來接他回家商議，一個家人竟至王衙來尋。王化見說，隨引了家人，往書房裏來叫，並不見影。王化道：「大分又往花園裏去了。」同了來往花園叫，又不見應。家人道：「敢是在你相公那裏去了。」王化道：「我相公往親戚家去了幾日矣，不在家下。」家人道：「敢在假山後面大解麼？」二人同去，往從梅花樓下過，祇見血淋淋倒在地下！仔細一看，嚨喉管是割斷的了。家人叫將起來，驚得家中大小一齊都到園中。看見都吃驚打怪的，不知何故被人殺死。柏家之人一徑歸家，報與大相公道：「不好了！二相公殺死在王衙花園樓下了。」柏家大小都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有何緣故，以至如此？」柏翠道：「王大相公怎麼說？」家人說：「那王化回道，不在家幾日了。」柏翠道：「人命關天，必須告官方見明白。」即時寫了狀子，呈在本府。府官見王卞名字，知是同年王羽之子了，便問柏翠：「他是讀書之人，為何殺你兄弟？有證見麼？」柏翠道：「殺死在王家。雖有證見，何由知之？知府發與該房僉牌去捉。」

差人出得府門，恰好王卞探親而歸，路經本府，不題防這樁公案。差人看見，認得王卞，一把扯住道：「王相公，大爺奉請。」王卞道：「是年伯了，有何事見教，待我歸家換了公服來相見。」差人道：「老爺也是私服，就在私衙一見。立等有話要講。」王卞不知情由，一竟進了衙門。

太爺坐在堂上，兩個差人扯定稟道：「王生員拿到了，銷牌。」王卞方知有何事情，把巾兒除了，籠在袖中，跪在衙下。大爺道：「有人告你，可知道麼？」王卞道：「不知。」太爺把柏翠呈狀，著門子與他去看。王卞從頭一看，吃了一驚道：「柏青乃年侄好友，祇因這幾日，往探親識，不在家下，不知何故被人殺死。」祇見柏翠也來跪下道：「我想兄弟在你家攪擾，或有言語之間，乘怒把他殺死，情是真的。全不思人命關天，怎生下得這般毒手！」王卞道：「差矣！我不在家，畢竟你兄弟有甚麼原故，方纔是何人殺取，終不然無因而殺得的。」柏翠道：「你如今抵賴，你說是何人殺的？我祇要一人抵命，定要尋你。」太爺道：「且休得亂爭。」

待我慢慢問罷。」著原差追王家十兩燒埋，且買了棺材盛貯，抬上柏家墳上安置。把王生員討保。柏翠稟道：「太爺，人命重情，怎生討保？求大爺收監。」太爺道：「不是。一來待他歸去，查訪個真實情由，或是何人下手，好分個皂白。二來年近了，一時難以問明。待次年燈後，待我與你成招便了。」柏翠想道：「明是年家分上，故意做情。待到開正，我往道裏告他，求他親審，不怕他不抵命。」祇得大家出來了。

王卞到家，夫人大眾又驚又苦。王化把連日在花園內，吃酒吹笛原由細說，王卞一時難理會，請了差人地方，買了一付沙板棺材，把柏青好好殯殮。王卞痛哭一場，拜奠一番。柏青大小看見，明知非是王卞所殺。叫了吹手，一如大喪，送出王家門外。因此柏家原要來打碎王家物件，一來王卞母子又好，二來王家人多，也動手不得。又怕太爺作惱，祇得隨了棺材，同到墳上安置去了。

且說柏翠又有鄰居，喚名吳三，慣在人家播弄是非，一個小人也。便對著柏翠道：「怎不到道裏去告他？倒把他在人前誇口，道你是個監生，有何用，自然歇手了。若把我，弄得他家破人亡，到底要他償命。你若懼訟，我替你去告！把我做了證見，祇說某日拿了幾百兩銀子去納監，在王家露白，即起不良之心，登時殺取。那時我上前一口咬定，說事是實的，就是不致償命，銀子也得他幾千，怎生就這般屁燒灰住了。」柏翠聽他這番言語，便道：「兄肯出頭借重，老哥容當重謝。」吳三道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也不用尊駕出頭，小弟明早代兄去一告便了。」

王卞祇說太爺做主，且到燈後，不過做些銀子把過柏家，將就歇了。那裏知道生出這段情由。其日，王卞正去謝太爺釋放之恩，出得門來，報道差到了，便走捉到道裏。不由分說，就要夾起來。被吳三伶牙利齒，王卞那裏對得他過。那道尊是個不明白的官府，定要夾起來，可憐那瘦法書生，怎當得嚴刑重拷，祇得盡了招，定了罪，發下本司監了。王化得知，飛也似跑回，稟與夫人得知。夫人大哭，暈去幾次。家下大小，無不下淚。王化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不必哭矣。快打點酒食，送與相公。」拿了銀兩，同了幾個家人一齊進去。大家哭起來。王卞道：「拜上奶奶，不可為我紀念，是我命該如此，你眾人與我好歹伏侍夫人。」王化道：「不須相公吩咐，待小人在此伏侍，眾人且回去了。天色曉了，不可久留。」禁子打發出門，把門上了鎖。

且說白公次日聞知，殺死的倒是柏青，聞王卞幾日不在。為何詞賦又是王卞名字，心下狐疑，看女兒形容，端然處子。況說是王卞入罪，又意在淡然。想道：「莫非誤了？」也且不題。

再說花仙得知此事，心裏暗想道：「原來吹笛後生喚做柏青。與王相公甚麼相干，祇不知為何殺死園中。料王相公又不在家，怎生做出這一件奇事來。」也不放在心上。

祇見一日，花仙著宜春往伴花樓去取一件衣服，宜春道：「呵呀，我不去。」花仙道：「你為何不去？」宜春口是快的，又無主意的人，把那前情，猶如鬼使神差的一般直流了出來。花仙聽了道：「冤哉，冤哉！可惜王相公無辜受罪。真是我害了他也。」宜春道：「為何老父說字紙上有王卞名字？」花仙道：「亦是我害他也。」宜春說了一番，竟自去了。花仙到晚上樓，與小姐將自己喚了柏青並宜春告訴家主、著王七殺死、置屍梅樓、陷王公子情由一說，小姐埋怨道：「甚麼要緊，這樣作呆。柏青死也是該的，害了王秀才，妾心何忍？顯些兒把我名節沾污了。那王老夫人止得這位公子，又不曾婚娶，絕了王家後嗣，皆汝一身之罪矣。」花仙道：「小姐不須埋怨。自古道，男女雖別，忠義一般。此事原因我一時作戲而起，豈惜一身，而陷無辜絕嗣乎？」小姐說：「據你之言，為今之計如何？」花仙說：「小姐，事雖未成，豈可輕說。我自相機而動便了。」

且說過了除夜，便是新正，家家圓節，處處笙歌。恰值本府太爺到白衙賀節，家人報將進來，白公穿了公服，出外迎接。花仙聞得太爺乃王公子年家，甚是為著公子的，起了一點真心。他便走出廳來，全無忌憚，一膝兒跪在太爺面前，道：「侍女花仙，有事稟上。」他將聞笛擲果之意、宜春之怨、王七之謀，細細的說了一番，道：「原是因妾之戲而引柏子之狂，罪在於奴，實與王公子無辜。妾之一死允當。若移禍於良善，妾實不忽也。乞老爺將奴抵罪，放了王公子，則牢無屈陷之囚，實有再生之德。」太爺見說，立將起來，口稱：「難得，難得！既如此，我即同你見道尊，你不可改移方是。」花仙道：「出於本心，怎敢改移。」白公見了，祇得無奈，憑他去了。

太爺隨即換了素服，進了道中，將前事細陳一遍。道尊叫花仙，一一問明，竟喚柏翠當堂說了一番：「這是你兄弟自取之禍，與王卞無干。」柏翠道：「老爺，這是王卞買出此婦來，故意遮飾。」道尊道：「胡說，誰肯將刀割自己之肉？」便道：「花仙，你如今是個正犯了，可畫了招，到牢裏去坐。」花仙慨然道：「自然之理，何必再言。」該房即將原卷登時畫了供狀，即時取出王卞，當堂釋放寧家。花仙發入女監坐下。這王卞也不知甚麼來由，太爺與道尊將花仙之事一一說明。喜得王卞連忙叩首，去了枷鎖出了衙門。

王化飛也似告知夫人。母子重逢，又苦又喜，一家門感激花仙。「身居女流，有些意氣。我必然代他奏聞，出他之罪。」

祇見白公聞得王卞回了，祇得上門來請罪。王卞道：「這是晚生命該如此，與老伯何干？」白公見他忠厚，況見他才貌，便道：「向聞未有尊眷，可曾有了麼？」王卞說：「尚未。」白公道：「若不棄嫌，願將小女贖罪。」王卞喜道：「祇是不敢高攀。告過老母，央媒奉懇便了。」說罷，作別起身。

王卞進內，與母親道其來歷，夫人歡喜。「向知小姐賢慧，不可惜了這般姻緣。」恰好蘇李二友來，一來賀節，二來相望。夫人便央他二人為媒。二友歡喜道：「這是因禍而致福了。」王卞即時回拜白公。次日，二友往白處議親，一說一成。擇日下禮聘定了，尚未成親。

這花仙在監裏，小姐不時送酒食、送盤費，不必言。王公子感他有此俠氣，不時著人去望他，這酒饌日日著王化送去，這花仙倒也自在。

且說其年秋試，王卞入了三場，中了舉，同春場又中了進士。觀政時，就上一本，為花仙戲言陷大關，聖上發部知道刑部復一本，柏青以深夜無故入人家，應死無疑。然戲言之情，事屬曖昧，相應豁免無疑。聖上竟批著本處撫按速出。花仙得放歸家，合門歡喜。

王卞選了大理寺評事，歸家完婚。與母親議曰：「花仙女子為情至此，孩兒不忍忘他。乞母親聘為次室，不在他為孩兒這番情義。」夫人大喜，遂央了蘇、李二人到白處說，白公有甚麼推辭。遂一同送禮，擇日雙雙過門，成其大禮。諸親六眷，無不稱其好，柏翠也來稱圓。酒筵之間，與王進士道：「前事在晚生竟已歇了，有一光棍吳三自己出頭，又惹這番得罪。」王卞道：「既有這般惡棍，何不早言。留在世間，害人不淺矣。」說：「知道。」酒筵各散。歸房來看二位新人，真似一對嫦娥降於凡世。王卞感激花仙道：「哪一人是二夫人？」花仙微笑而已，王卞道：「怎麼有這般俠氣，使我好感激也。」花仙道：「若無那日，怎有今朝。」二人

又吃飲團圓酒席，同歸羅帳。一箭雙雕，可謂極樂矣。

次日，拜了按院，遞了吳三訪察。即時提去打了八十板，尚不肯死，畢竟拖了牢洞。

看這一回小說，也不可戲言，也不可偷情，也不可挑唆涉訟。行好的畢竟好，作惡的畢竟不好。還是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這八個字，無窮的受用。

總評：

梅花三弄，浪思斷送。佳人纖手一招，反落狂生之魄。伴花樓上，笛韻與孤魂齊飛。知府臺前，俠氣並冤詞炳朗。輕薄子固當如是，俏丫頭亦復何辭。人弄梅花耶，梅花弄人耶；笛斷送人耶，人斷送笛耶。這妮子之頭到人耶！

[返回 >> 歡喜冤家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